

我所走過的路

● 連戰（前台灣省政府主席，現任行政院院長）

豬油拌飯莫大享受

爲了怕在上下學途中碰上轟炸，我在八歲時即離家住校。那種穿草鞋、抓蟲子、吃「八寶飯」的生涯，至今難忘。每周一能從家裡帶罐豬油去學校拌飯，就覺得是莫大的享受。

有人認爲我太方正、耿介、執着，殊不知所謂「世家子弟」，揹負的極可能是沉重的傳家使命，與不可不成材的自我惕勵，滋味實相當壯烈，非妄封我「四公子」的人所能想像……。

服務公職許多年，訓練出一張不苟言笑的面孔，誰能知道，那是多少壓力與負擔的累積？

真實的我，從小是個活潑好動的孩子，一點不拘謹羞澀。我熱愛陽光與大自然，運動場上，游泳池邊，流汗、勤勞的工夫，差堪與書桌前成正比。

對日抗戰前後，父親轉職西安、重慶，我出生在西安，啟蒙教育也在戰火連天中更迭動盪，一年級到五年級共換了四所學校。

父親在中央戰幹團工作，雖軍階爲少將，但戰時生活艱苦萬分，記憶中，他每日穿着粗麻布軍服，天不亮就動身出門，沿着城牆從城東走到城西上班。

那時戰火正熾，西安屬日軍轟炸重鎮，幾度炸彈就落在鄰舍。父親這樣早出晚歸，看著他小心翼翼在炮火中穿梭，真不知早上一別，是否還能再見到他平安踏進家門？母親和我鎮日活在恐懼中，彼此相依爲命。

生離死別的危機感

在西安煎熬多年後，一家三口遷到重慶，開始了無家可言的日子。父親隻身在李子壩工作，將我們安置在母親任教的黃桷樑南山中學宿舍。愛國又愛家的父親，每到星期天清早，必從李子壩過長江，翻山越嶺，來回步行數小時，直到草鞋磨破，兩腳鮮血淋漓，才能回家與我們母子見上一面。往往相聚未及盞茶，又到了他兼程往回趕的時刻。

在黃昏暮色中，倚門凝望父親清癯瘦削的背影漸行漸遠，生離死別之感，常令我不禁縱身母親懷抱，相擁而泣。

我頑皮好動的個性，到了七歲八歲「貓狗都嫌」的年齡，著實令母親和師長頭疼不已。還記得母親有個「治」我的法寶，就是她非離開片刻不

可時，用筆在地面畫一個圈，命我坐在圈裡的板凳上不准出來。母親回來如果發現我有離圈違令之嫌，免不了要吃頓排頭。

記憶中，爲了怕我在每天上下學途中遭日寇軍機轟炸，雖只是八歲小毛頭，也只得送我住校。那種穿草鞋、抓蟲子、吃「八寶飯」（混有稗子、石粒等雜物）的生涯，至今難忘。每周能從家裡提一小罐豬油到校拌點鹽下飯，已算非常奢侈的享受。

懵懂歲月裡，課業不難打發，因爲生性好玩，所以總是集中全力將功課完成，以便去打球。這種「讀書時拼命讀書、玩樂時盡情玩樂」的習慣，一直伴隨我到大學畢業，都覺得極具效率，事半功倍。

最恬然自得的享受

民國卅五年，父親已早一年因光復而返臺接管臺北州；我和母親則是第一次踏返家鄉，插班進入臺北承德路圓環附近的日新國小六年級。當時的導師李修和，是位以嚴格著稱的「殺手」，而我活潑如故，並不刻意追求名列前茅，妙的是，直到畢業，竟從未挨過一下鞭子。這也是我求學過程中的通例；從未拿過第一名，但也從未留級補考丟面子，各種成績永遠均衡發展，體育、操行分數尤佳。同學們見我如此活躍，不免把班長、會長、總幹事等差事與頭銜加身。小伙子精力旺盛，也會熱心奉獻過一番，大夥滿意之餘，就此結下終身的情誼。

爲著「調理」我的頑皮好動，母親又想出個拘孫猴子的「緊箍咒」，就是開始讓我學鋼琴。記得初請來一位張彩湘老師，非常嚴格，簡直是以造就音樂家的水準訓練我，每周一次，每次兩小時，對我而言簡直是受苦刑。但張老師爲我奠下尚稱紮實的音樂基礎。後來換了位溫柔可親的蕭老師，使我對鋼琴激發出由衷的興味，願意主動去練。母親藉鋼琴來安定我心性的安排，的確發揮了實效，直到現在，我仍然喜歡古典音樂，若得片刻小憩，能有蕭邦、莫扎特，或巴哈、貝多芬的旋律伴我入眠，真是最恬然自得的享受。

老僧入定心無旁騖

在唸書時間並不算多，但成績一直不惡的狀況下，或許大家以爲我是靠聰明過關，其實除了過眼不忘的天賦，集中意志的能力應是我最大武器。因爲做任何事若是心不在焉，自然事倍功半，而我發憤唸起書來，真能「老僧入定」，心無旁騖，專心一意的程度，足以大量消化，充份吸收，百分之百「入庫」。對常識的汲取，也是我累積實力的不二法門。工作中焉知何時需要何種知識作後盾，所以大量吸收各種資訊，有助腦中「資料庫」的存檔。我喜愛真實有效益的事理，不常看小說、詩詞，除了中外文學巨著，閱讀光陰幾乎都奉獻給經世致用之學。近年來，廣讀中外雜誌、期刊，更成爲我的日課，一天至少兩小時與書報爲伍，才能勉強滿足我對知識的渴求。

直到升上成功初中，我這勝利後返鄉的臺南人，才開始體會到自己和同學是有點兒不同，但幸而並未產生溝通上的障礙，這該感謝父親一直將祖母奉養在堂，我是陪伴只會說臺語的奶奶長大的，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的父親又傳授些日語，我的正宗臺語仍足以應付任何場面，並不遜於土生土長本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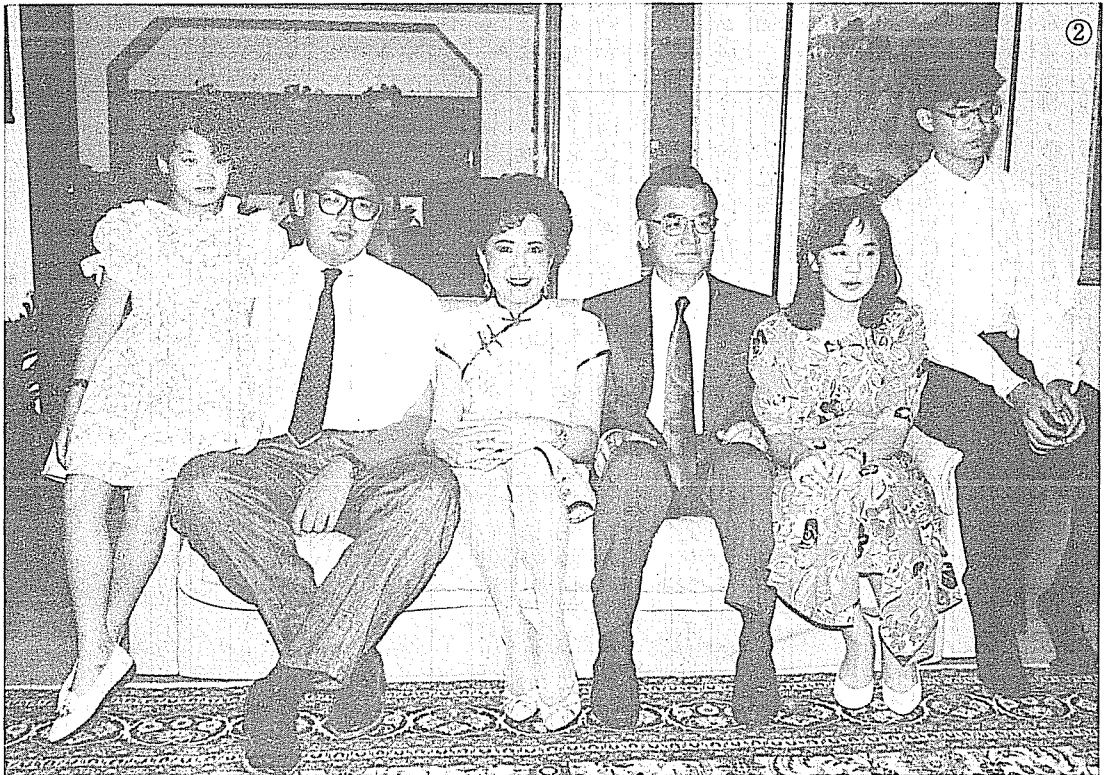
難忘師大附中往事

高中時同時考取建中、附中與成功，我選擇了第一個放榜，感覺上「動感」較強的師大附中，開始擁有腳踏車，可騎著上學。



①連戰（中）巡視水災後的花蓮縣。

②連戰（右三）偕夫人方瑀（左三）與男女公子合影。



每天清晨，在車後繫著母親一大早做好的熱便當，急急忙忙趕赴學校，滿腦子想的都是運動場上龍騰虎躍好光景。身兼足球、游泳與雙槳校隊，心情十分滿足，沒什麼特別喜歡或不喜歡的功課，似乎各科都能掌握。但若那科老師教法新穎，對學生有特殊的輔導，我定能感受出來，而對此科格外用心。

當年同學都叫我「阿戰」，我們處得非常融洽。為懷念那段無憂歲月，我們至今每年都要聚會一次。多年來，只要人在國內，我從未缺席。每當看到當年因長得富泰又愛笑，被我取外號「媽媽臉」的大企業家，以及連我自己都想不起來，何以被我冠上「馬桶」之稱的大工程師等同學，回想起讀書無礙且得暢快遊戲的求學生涯，快樂充實之感，實非今日勞頓難為的公僕生活所堪比擬。

投考大學時，我曾面臨前途抉擇，那時還沒有聯招制度，我所選的三個志願都錄取了：臺大政治系、臺南工學院（今成功大學）土木工程、師範學院史地系。如何決定呢？留在臺北陪侍雙親，是獨子應盡的義務，所以回臺南老家就讀的心意因此打消。而政治學的智慧，應較純學術的史地更適合我活潑的個性，由是走上了這條「不歸路」。

民主開通的好父親

大學應是一個人定型、定性的關鍵時刻，我開始逐漸成熟，懂得收斂起玩性，埋首鑽研真知。

父親點滴灌輸祖父雅堂先生家訓：公、忠、家鄉、愛國之恩，以及祖父手著「臺灣通史」這部保存家鄉史實的珍貴書冊，也帶給我無比的使命感。父親終其一生，不曾對任何人有過聲色之厲或背後之私，他的道德與學問修養，總是流露出深切的關懷與愛心。他從未對我有何特殊的要求，而是尊重我的興趣發展與自由意願。他是位十分民主開通的好爸爸，樂意在颯風天親自陪我上學，再親自接我返家，更常以「誠信做人，勤懇做事」期勉我作個忠實厚道的君子。他自小植苗，到我大學時已生根發芽，全心讀書也是因父親教誨「少學問無以治世」，自感非要成為夠分量的連家傳人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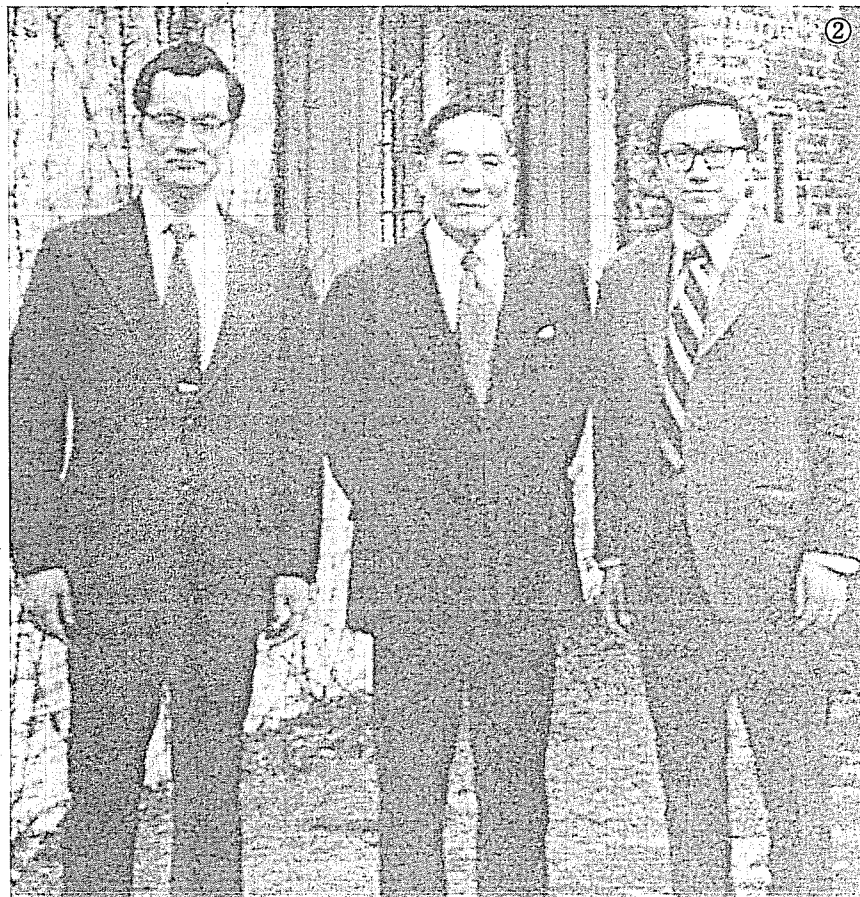
父親賜予的觀念，如今也成為我課子的主要內容，例如：任何事不可心存投機，務必腳踏實地；待人要光明磊落，務必問心無愧；不要自欺欺人，必須對得起國家民族……父親給了我許多人生指引，他的言教與身教，塑成了今日的個性。有人認為我太方正、太耿介、太執著，其實，所謂的「世家子弟」，擁有的極可能是沉重的傳承使命，與不可不成材的自我惕勵，滋味實相當壯烈。

感謝母親中興家業

母親的堅毅、勇敢、睿智與勤勞，不僅培養我接受逆境的果敢，也讓我要知道，要作連家婦，得付出的非僅孝心愛心，更需家務一肩挑的擔當，及創造家運的智慧。母親是瀋陽人，具有中國北方婦女特有的堅強和智慧，她在父親卅一歲那年於北平結婚後，五十二載相知相倚的生活，全仗母親胼手胝足地付出，才得創造出我家日後的「經濟復興」。

連家祖先世居臺南府寧南坊馬兵營，也就是臺南地方法院舊址，於日人割據臺灣時被佔領，就此國亡家破，兄弟叔侄散處四方。

祖父雅堂先生曾有兩句極為愴痛的詩句，描敘當時悲憤的心境：「馬兵營外蕭蕭柳，夢雨斜陽不忍過。」我家祖產就這麼一筆勾銷。以後祖父遠赴內陸，在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報，成為革命同盟會的機關報。爾後更舉家遷往大陸，還允許父親這獨子深入內陸從事抗日工作，主中饋的母親



① 連戰任台省主席巡視山線鐵路雙線工程時的情景。
② 左起連戰博士、杭立武博士、關中博士合影。

便負起全家經濟大任。

記得我隨母親遷徙流離時，父親菲薄的軍官待遇不足以維持家計，母親就邊作教員，邊飼養各種家畜，不畏勞苦，也不在意自己北平燕京大學的學歷，與曾任撫順縣立師範學校訓導主任的身分，每日起早睡晚，養一批家畜，換取貨幣與資源，不但改善我們一家的生活，更成為後來返臺發展的基金。剛到臺北時，母親又以她過人的眼光，把連家僅存兩小塊薄田賣了，加上辛苦賺取的儲蓄，買地造產，投身營建與金融。母親素來沒有胭脂花粉，也不捨得動用任何「老本」為自己打點。父親任內政部長時，她一樣搭公車進出，就這樣點滴積聚，創造出我家的「經濟奇蹟」。

就因母親如此刻苦，激勵我在赴國外深造時，下定決心不仰賴家中，務必自給自足。我在申請到芝加哥大學助教獎金後空手放洋，利用假期到鄉村俱樂部做調酒工作，當辛勤所得足夠支付食宿，還積存到夠買部舊車時，那種自力更生的成就感，真是快慰又驕傲。

在芝加哥完政治碩士、博士，又在威斯康辛大學與康涅狄克大學任教多年，我娶妻、生女，還要支持太太唸碩士學位。兩人草創小家庭，準備教材，與幫忙換尿布、推搖籃，累得手忙腳亂，委實沒有時間做別的事，也不曾參與任何政治活動。

寬容嚙下不平之氣

但是回國服務後，莫須有的罪名一直憑空籠罩，硬指我在美「同情臺灣」、「協助臺灣」。為了這項不實指控，為了洗刷這不白之冤，我與妻子曾親上法庭，打過誹謗官司，要求造謠生事者拿出證據，證明我們做過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。但拖了幾個月對方依然了無憑證，對方當然敗訴。近年來我無故擔負了家庭內動拳腳，在美國搞叛國的黑鍋，但念及父親寬容大度的訓勉，只有硬嚙下不平之氣。回憶在美初執教鞭時，以一外邦人而需以人家的母語教政治學，緊張心情可想而知；每通宵準備，不敢成眠，在窄小簡陋的公寓中繞室演練，妻子坐在沙發兼床的角落充當觀眾兼評審。我們戰戰兢兢，全力以赴，終於換得學生的肯定，校方的器重。直到教書第二年，才敢買一架電視機稍做休閒。剛返臺大教書時也不例外，深恐所學不符本國環境，所以加緊研究國內的教材教法。在基隆路的宿舍中，踩着吱吱作響的地板，來回踱步，從頭學習用中文講解。呼呼北風由門窗縫穿進，太太燒好的小菜一端上桌就涼了，我們常穿大衣入眠，但回歸自己國土的喜悅，足以抵銷一切。

辛勤耕耘得到回饋

薩爾瓦多兩年外交使節的歷練，更讓我體會到在外做事的艱難，中南美洲民性熱情，且多為軍人政府，想要建立友誼，唯有多多邀宴飲酒。為了製作大量春捲、炒麵、酸辣湯，以供經常的流水席之需，每周二、五下午五到六點，妻子都親往當地唯一一人所開東方雜貨店，搶購空運到的豆腐、白菜，或韭黃、木耳。全館上下則站在廚房，終宵搶包雲吞或炒米粉，我則奉陪客人，往往要到午夜三點才散會。

而一早五點，又得起身準備赴機場接或送要客。就這麼自己貼錢、貼時間，建立起與薩國政要的深厚友誼。薩爾瓦多原本在臺不設大使，僅由駐日大使兼任。自我們夫婦駐節薩爾瓦多之後，薩國總統特派我們的好友艾雷拉大使駐在臺灣，一住五、六年不曾更動。辛勤的耕耘，總算得到回饋。回顧過往，我得感謝在我人生歷程中的考驗、試探、歷練，沒有它們，我無從成熟練達，更將缺乏韌性與彈性。

值得慶幸地，我通過了重重測試，作一名頂天立地、俯仰無愧的國之公僕。這都得感謝國家的栽培，及父母的教誨。我將本着過往的精神，鍥而不捨走下去。（摘自香港時報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）